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 编

Zhongguo Xiandai Duanpian Xiaoshuo Gouchen

第 五 卷

# 中国 现代短篇小说 钩沉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

王信 王保生 刘杨体 刘福春 沈斯亨 张大明

张建勇 卓如 孟繁林 桑逢康 黄万华 黄淳浩

樊骏等十三位先生

十余年心血结晶

卷五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 编

# 中国 现代短篇小说钩沉



第 五 卷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# 目 录

康 民

油漆未干 / 001

疏 影

染 / 010

张 憬

万松岭上 / 023

闻国新

暧昧 / 032

马 骊

陈胡子想了半夜 / 041

关永吉

混人 / 050

流民 / 062

高 深

新秋 / 079

山 丁

伸到天边去的大地 / 095

在土尔池哈小镇上

——一个马夫和马的故事 / 120

雷 妍

白马的骑者 / 132

秋 萤

陋巷 / 145

失群者 / 168

袁 犀

暗春 / 182

风雪 / 205

丁 谛

别离的今昔 / 253

他们是有孩子的 / 266

谭惟翰

秋之歌 / 279

默念 / 299

赵荫棠

宋瓷碗 / 308

郑定文

魔

——小职员手记 / 313

杨 力

我乡 / 329

人生赋 / 338

漠 青

悲歌 / 350

# 油漆未干

· 康氏 ·

是枝头鸟鸣，和风送暖的春日。又是连绵地下了多天雨，新晴天气分外撩人心情。在一房兼数用的小间里只是坐不稳，站不定，再也握不住笔，干脆出门走走。

住家在冷落处，平时虽感交通不便，然而出得门来，空气是清新的，街道是幽静的，就赛如到公园去。你若是爱看花树，这儿路的两旁花园毗连，你尽可隔着矮墙远眺或是在半掩的铁门外眺望——可是你别站得太久，巡捕也许会来扫你的逸兴，最好你采取走马看花的方式。如果你真是个书痴，手不释卷，那么你放大胆边走边看，决不会东碰西撞，我此刻出门，自然不会带着书本，好在长长一条路上仅有一二行人，索性放声唱起曲子，可是唱不几句，又无心再唱。正没有主意时，忽地侧边路上转出一位女郎来，尽管淡妆素抹，在此时此景，尤其是此刻，我的心情下，正显得风姿滞人，我不由的将贪婪的目光投射过去，她转过脸来也看看我，使我心跳的是她向我笑了，而且脱口喊出我的名字。心情迷惘的我，仓卒间居然忆起了多年的往事。

“呀！不是包敏小姐吗？”六年前我们是同学，虽然没有一丝恋爱的陈迹，然而在教室里打趣说笑倒是常有的。

“唷！好些年不见，变得多客气，称我小姐啦？”她依然像从前一般地率直，我也就回复了旧时的口气。

“怎么？我错了？不该称小姐了吗？”

“还是老脾气！”她的脸隐隐地泛出些红晕。究竟分别了多年，我不该

一见面就和她打趣，赶紧说别的话。

“啊！真是好久没见了，你一向不在上海？”

“我一直在 H 城，才是前天晚上到上海来的。你现在哪儿？”她似乎很关心地问我。

“就在家写小说，编剧本。”

“哦！对了，我看见过好几篇你的作品。”

“写得怎么样？”

“我不满意。”

“那一点？”

“你总是把女人写得那么坏。”

“然而你能说我写得不现实吗？我写男人不也是一样？人们有的是弱点，可是有些弱点却正是他们的可爱处。”

“那么你写的都是事实吗？”

“反正不离乎人情。面粉做了面条子，面总是面。”

“我有现成的面条子送你。那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。”她的脸色顿然显得十分悲痛。

“那好极了，前面就是拉都公园，进去细细地讲给我听，好吗？”

于是我们走着谈着。她先问我说：“你还记得陈丽云吗？”

“是不是那个油漆未干？”

“正是她。你还记得她的绰号？”

“怎么不记得，还是我给她题的呢？”一个美丽的情影顷刻间闪过我的脑际。苗条的身子穿着色彩诱人的衣服，一张鲜红的小嘴老是鼓起着，好像总有人得罪了她似的。她每天打扮得新嫁娘一般地艳丽，然而在校四年，她不曾接受任何一个给她招惹得几乎痴了的男同学对她的恋情。有一次一个名叫梁文的男同学写了一封情书给她，不料她竟将那封情书贴在教室的黑板上，事情传开了，同学们都把这件事当作笑谈；梁文啼笑皆非，下学期就没有到校，听说是去投考军校的。她的性情是少见的高傲，虽然喜爱打扮，只不过是孤芳自赏，可望而不可即。因此我送了她一个绰号——油漆未干。我在追忆。走在我身旁的女伴深长的叹一口气说：“唉！可怜她死得这么惨！”

“她死了？你是说油漆未干死了？”

“是的，她死了，刚死了不到两个月，如今不是她油漆未干而是装殓她的棺木油漆未干了。”

我打一个寒颤，苗条的情影，鲜艳的服饰，鼓起的小嘴又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“谁想到这样美丽的生命是如此地短促。唉！她不是生病——？”

她默默地摇头。接着她透出异常悲愤的神色说：“是她母亲杀死的！”她望着我惊讶的脸然后略为和缓地说：“不！我该说是她自杀的。”

我们此刻刚走进拉都公园，我指着一张长靠椅就请她坐下。我要求她赶紧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告诉我。她望着我又微微地苦笑了一笑。然后把这件人间的惨事从头谈起，我是乖乖地听，简直不忍打岔一句。下面便是照她的口气写下来的。

从学校里毕业出来，我就回到故乡 H 城。却巧城里女子初级中学的校长因为肺病不能继任，一时没有适当的人选。丽云就来找我，原来丽云的亡父是女校的创办人。她知道我念的是教育，而且在校时担任过平民夜校的教务主任，所以竭力推荐我。我却不过盛情就接手了。她自己也义务教几课书——她家里很富有，她的可怜的父亲虽然遗下这许多财产给她和她的母亲，然而对于她们母女凄凉寂寞的生活却是毫无补助，倒是这所女子初级中学使她们忘去了许多的哀愁。

说良心话，几年来，形式上我是校长，事实上她是全校的灵魂。她时常深夜不睡，为着准备教材。在教室里，她保持了以前冷若冰霜的态度，严厉地督促学生的课业；然而在课外，她也会笑容满面的跟学生们一块儿打球游戏，那小嘴也不像惯常那样鼓着了。逢到学生有困难的时候，不论是经济上，功课上，或则家庭间，甚至爱情上的问题，她都会设法帮助她们。除了佩服她的热诚，我诧异她的气质变换得如此的快；再也不像一个娇贵的独生小姐了；然而她的高傲冷酷的性格全改去了吗？不！那仅仅是暂时隐抑去一股服务的热诚之下。

悲剧是这样发生的。原来她从小或许配给城北一家姓赵的。赵家也很富有，然而不幸的是那位有钱的爸爸在中年就死去，留下他青年的太太和两个儿子。大儿子比他父亲更短命，结婚才一个月就跟他的爸爸去了；他的年轻守寡的妻子在他死后将近一年替他生下一个孩子，我们暂时就说是他的遗腹

子吧。还有那位小儿子就是丽云的未婚夫了。据说当年两家短命的爸爸是很好的朋友，指腹为婚，替他们的儿女定下那门亲事，无非要增进他们自私的友谊，然而他们又怎么知道自己都是短命鬼呢？

丽云从学校毕业回乡时，赵家就要娶过去的。她推说父亲死了不久，恐怕母亲孤零零一人不耐凄凉，要求稍待时日。其实她是万分不愿意冒险和一个生疏的男人结婚，只是在H城无端的解除婚约也相当困难，所以每次只是婉求迁延。到了去年初春，赵家再也不允迟延了。丽云这样委屈地嫁了过去，你知道她对于男人一向是轻视的。在她婚后一星期，我到赵家去探望她。在我理想中，新婚的光景总该是甜蜜的——

“这么说，包敏！你还不曾大喜哪！”我虽然听得十分兴奋，然而诙谐的天性，使我脱口说出打趣她的话来。

“不要打岔呀！我不讲下去了。”一片桃花飞上她的脸颊，她却装作嗔怒来掩饰。我终究是急着要听下去，赶紧跟她陪一个罪。于是她又滔滔不绝的讲下去。

我那一天去探望她，刚到赵家，就看见一大堆的人拥在大门口围住翠凤，一个服侍丽云陪她嫁过去的小丫头，问长问短，好像刚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。翠凤一眼瞧见我，即刻挤过来告诉我说，一刻钟前丽云正大哭大闹，发了一阵极大的脾气哪。

原来丽云的丈夫赵家栋在本城的中学毕业以后就守在家中不曾做事，数年前向陈家要求早些把丽云娶过来，可是几经拖延。却巧那时候他的嫂子新寡，年轻人每天在一起不免有情。赵家两代孤孀，他的母亲一半是溺爱小儿子，一半是怜惜大媳妇遭遇比自己更凄寂的命运，也就眼开眼闭地随他们去。嫂子守寡一年后生了一个孩子，名义上是遗腹子，实际上是赵家一个公开的秘密。这一天赵家的烧火老妈子和翠凤闲谈，无意间泄漏了秘密，多嘴的丫头立即去报告了她的主人。丽云的脾气是碰也不能碰的，就是你替她题的绰号，油漆未干。她当时先去盘问她的丈夫，他一切都承认了。于是她疯狂般地冲向寡嫂的房去。可怜她的丈夫拚命地拉住她，向她跪下，请她把一切的罚过加在他身上，而且答应她往后决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，他对她发誓说他心目中如今只爱一个人，爱他的美丽的妻，他说永世不再爱第二个女人。然而她仍遏不住盛怒，咬破了丈夫拉住她的手，奔跑过去一把揪住寡嫂

的头发，硬将她拖到婆婆的面前，等她的丈夫赶到，她已使劲地在寡嫂灰白的粉脸上打了两下清脆的耳刮子。受了耻辱的寡嫂惟有掩面痛哭，挣扎着逃回房去。伤心的老太太疼着儿子不住淌血的那只手，又担心着寡媳要寻短见，她颤抖着牵了吓呆的小孩子去安慰这孩子的母亲。丽云呢，余怒未息，回进新房还尽是砸东西。

走进赵家的大门，便是一座小花园，赵家栋正靠在一棵梅树上发愣，他没有看见我，是一个身材矮小的青年，面色苍白，无神失望地两眼向着天。

翠凤把我一直引进新房。满地全是砸碎的镜框照架、花瓶、台灯、茶杯；衣橱上一面大镜子也已经粉碎了。丽云背了房门坐着。她的婆婆在旁边淌眼泪，看见我进门，慌忙从里面一扇门退出去，她临走时频频的摇手示意，希望丽云为赵家保留一点儿颜面。

丽云站起，转过脸来时，她的小嘴依然鼓起着。她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倒是我先轻声地向她说，翠凤已经都告诉我了。她的倔强的神色顿然变了，两颗大眼泪从那高傲的眼角流下，她扑在我肩膀上哽咽地说：“敏姊！怪我意志薄弱，我不该嫁过来的。”

“别伤心！做了女子总该出嫁的。”

“我说不该嫁到此地。”

“听说他们待你都很好，尤其是家栋十分的倾心你。不是吗？”

“可是我不能容忍！不能容忍这肮脏的家庭。”

“原谅他们的过去吧！原谅你丈夫，只要他以后一心地爱你。可怜你的寡嫂，她的心已经受了重创咧！”

“不！这样肮脏事是永远洗不清的。他们为什么要有孩子？为什么不把这孽种杀死了？她可怜？你说她可怜？难道我不可怜吗？我再也不要他来爱我，他这一辈子完了，我也完了。”

“希望你实际些！你要为将来的家庭幸福打算。……”

任凭我怎样劝解，总不能使她心回意转，我只得告辞出来。走过花园，我又看见那位可怜的丈夫，矮小的身子仍是靠着那支梅树，无神失望地两眼向着天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进膳堂早餐时，看见学生们纷纷的聚谈着。我正在奇怪，一个学生来报告我说：“包先生！昨晚城北赵家的事已经知道了吗？”

“昨晚？是不是陈丽云先生家里发生了事情？”

“是的，今天一早已经传遍满城了。”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我为丽云担着心事。

“陈先生的新郎用手枪自杀了。”

故事叙述到这儿，我听了稍稍有些疑惑。包敏已从我脸上看出，就向我说：“你好像不信的样子。是的，我起先也觉得不可信。然而这是事实，是去年 H 城轰动一时的新闻。我把自杀者的心理细细地分析一下，倒发现他的确有自杀的可能。因为这位丈夫眼看着自己心爱的妻子总不能宽恕他，受了耻辱的寡嫂又是那样的孤寂可怜，同时对于他死去的哥哥也不无负疚之处。自己又是没有职业的人，每天坐守在家里，此情此景也委实难受。不了了之，只是自杀的一条路了。”

“那么手枪呢？”

“这一点我也可以替你解释。H 城因为盗贼很多，所以当地的富室都备有手枪的。”

“那么请你讲下去吧！”我急着要知道丽云究竟又是怎样死的！

丽云的丈夫死后，她的母亲就把她接了回去。于是赵陈两家各剩两代寡妇过着同样凄寂的生活。我曾经几次劝丽云重回到女中来，可是她再也提不起精神来，她所有的生气都消逝了。三个月过去，她瘦损了许多，性格也显然变化了。每天只是默默地，除了偶然和我谈上几句，简直就不发一言。她的母亲那么地为她发愁，常来同我商量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她女儿开怀的。她对我说：“包小姐！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平时有说有笑鲜花似的一朵，如今每天发呆，不知在想些什么？只要能使她笑，使她高兴，我再多化些钱，我也愿意。如果她有个三长两短，那我的钱再多些又有什么用呢？包小姐！你说叫我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”

“可是我也用已经用尽方法为她劝解了。”

“唉！要不是她生成这水泼不进的脾气，我早就想法替她再找一个好好的人家了。”

是在蝉噪榴红的夏天，一位青年军官到女子初级中学来找我。你猜是谁？就是那个写过情书给丽云的梁文哪！他受了丽云的刺激就去投考了军校。事隔多年，他已升任营长，刚巧奉命来 H 城驻扎。他说他记得很清楚，

H 城有两位女同学：我和丽云。担心的是无法打听到我们的住址。然而喜出望外，他说两位在 H 城都是鼎鼎大名，尤其是丽云，提出来几乎是没有人不知道的，一位是女校长，一位——不用说，一切的事他都知道了。他满脸透出十分关切的神色询问近日丽云的情况，显然他未能忘情于她，他要求我陪他到丽云家去一次，那样的热诚，那样地恳切，我又怎样能推辞？而且他说若是我坚决不去，他也打算单刀直入，准备着这位高傲的小姐赏他第二盆凉水呢。

这一天，丽云的态度是令人出乎意外的。第一个受宠若惊的是梁文，在他心目中，丽云始终是一位高贵美丽的天使，为她受罪磨折，似乎也是愉快的。老实说，当初为她气走时，也许恨她酷辣无情，然而这恨终于化为爱，恨加上爱变成了狂爱。虽然她如今已不是一个少女，然而他不曾减少一丝一毫对她的爱。

第二个欣慰的是丽云的母亲，好几个月不曾瞧见她女儿的欢笑，她真担心丽云会抑郁至死。天幸有一位年少英俊的军官来挽转她女儿的命运。当她听见梁文说他的军队和他自己都分住在几家宗祠里的时候，就恳切地邀请梁文在她家里住下，可以多陪她女儿谈谈。丽云没有不赞成的表示，这位多情的军官喜得闭不住嘴，尽是笑。

我十分惊讶丽云今日的态度。真的，十多年来，我还不曾看见她对待一个异性如此的温柔和体贴，莫怪那梁文顷刻间已是如醉如痴了。我望着满脸都挂着笑容的母女告别时，突然一个意念浮上我的心头：这是巧遇？是恶合？

第二天丽云伴着他来校参观，她又充满了青春的活力，笑着跑着和熟识的学生们点头挥手，可是那些学生们背着她都在指指点点的议论着。我如何能不为她担着心事哪！

我该为她庆幸，然而她和她的母亲都不免要失声痛哭了。第三天晚上梁文接到一道紧急命令即晚开拔队伍调赴前线。她只能盼望，也许一年，二年，或是三年……以后，等他解甲归来。她重新堕入凄寂而更悲苦的命运中。

赵家栋自杀的事在 H 城的闲人口中还不曾谈腻，丽云和军官的新闻又传为话柄。死人本来就容易得到活人的同情，何况一个逼死丈夫的寡妇再和

军人恋爱，闲人的几片薄嘴唇煽起了满城的公愤。

梁文别后三日，我曾在傍晚陪丽云去郊外散步。走过大街，只见男子们都用轻薄的眼光向她扫射，女人们指点着嘲笑着，更有一群顽童听了大人的指使追上来高声喊叫些不可入耳的话。此后三个多月，丽云竟没敢走出大门一步。

最不幸而使我震惊的是丽云近来显然有了生理的变化。这一天午后我到丽云家去。她母亲正紧锁双眉，一望而知怀着莫大的心事。我们相对无言，静默地坐了一歇。是我先忍不住问她说：“丽云近来好像有……”我实在没有勇气说下去。她已止不住情绪的激动。紧握住我的两臂，失声啼哭道：“我苦命的阿云！是我害了她！是我害了她！我不该让他们住在一间房。”

“什么？一间房？你是说上次梁文——？”

她仰起头来看我，满脸都是泪水，一对大眼睛睁得怕人，她的嗓音沙哑而发颤。她疯了似的向我说：“是的，包小姐！你和阿云如同亲姊妹一样，我也不用瞒你，哦！我不该出主意让他们住在一间房里。可我也是爱她呀！我也是爱她呀！我不忍看她一天一天的发愁消瘦，好像这一辈子再没有使她开怀的事情。我是中年守寡的，已经尝够了苦味。她还年轻，她还年轻！我不能让她凄凄冷冷地过下去！我要她再嫁，我要她再嫁！可是我的老天爷！我的苦命儿呀！”

我不敢再望着她，再听她说下去，我简直不敢再往后想。

丽云的丈夫死了未满一年，坟土未干，H城沸扬的舆论是决不容她生产出姓梁的孩子来的。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一条路——打胎。

是在气候骤然发冷，北风怒吼的一天，丽云从医院回来，也许是受了寒，也许是神经受了过度的刺激，她病倒了。疯疯颠颠地，于是H城又传说着赵家栋显灵了。我几次去探望她，竭力鼓起她再生的勇气，全归无效。她时常嚷着孩子，她吵着要一见她死去的丈夫和寡嫂的孩子。她每次照镜子，总要把那面镜子砸碎，然后自己打嘴巴。最后一次，我去看她，她已不认识我了，其实，我也再不能从那样一张萎黄瘦削的枯脸辨认出当年娇艳的丽云来了。

故事讲到此地是完了。然而我似乎仍在谛听，谛听我思想的追溯。我和丽云同学四年，而且坐位也时常贴近的。说良心话，我也曾几次为她娇艳的

容光，动人的气息所迷醉呢。要不是深知她的“油漆未干”的性格，我也许——

“喂！你听得太感动了。你在淌眼泪。”是包敏打断了我的思念，苦笑着问我。我揩去了眼角的泪水，转脸看她，她也正在掏出手帕抹去腮边的泪痕。

公园的景色是柔美的，然而此刻紧紧扣住我心头的只是一个影子，苗条的身子，鲜红的然而鼓起的小嘴。

天！在她短促的一生中，我没敢向她吐露半点爱意。

（《生意经》，上海杂志社，1944年4月）

时常，只要我一瞥见常吾省背后柱上那架电话机的影子，我便不由想起它所给予常吾省的烦恼，和常吾省每次接电话的姿态来。

这电话机是很普通的，是一具墙机，装置在常吾省身后的柱子上，骤看起来，恰像是顶在常吾省后脑上面一样。它是自我们这银行开门起，便守在那位置上替行方，替同事，一直服务到今朝了。在以前，市况萧条，行务清淡，投机未兴，人员也少，再加打个电话也得化三分钱，所以它的事务是很清闲的。直到现在，市面变成早晚不同，万事变成消息第一的时候，虽然电话价钱一涨再涨，但别人也不在乎，于是它逐渐忙碌起来，尤其是如今，电话变成投机的神经，而我们人又加多，行务又扩展。同时新的线偏又装不出，以致这位“老将”，也就“日复一日”地大忙特忙，每天都叫得“力竭声嘶”。这一来，苦而又忙的，是近水楼台的常吾省先生。

常吾省先生是我们行里“元老”之一，不说别的，单以他跟这具电话的关系而言，便是个铁证，因为常吾省先生在行服务的月日，便是他脑后电话的岁月，——也就是我们这行的岁月。在这若干年中，他们这一对相守未分的老伙伴，好像彼此都没有厌弃过。虽然有时候，在心境不佳的时候，常吾省先生对那聒噪的老伴，会觉到有点烦，但只要他一想到过去行务方面有多少事，都因他邻近电话，而就让他负起对外接洽公事的大责，以致到今天得有升为部主任的机会，未始不是这聒噪老伴对他之赐。所以，他这一点厌烦心思，其实都不过是刹那间，而到如今，他依然不放弃于百忙中回转身去，听他的电话。在我们的写字间里，时时刻刻，我们都可看见：当铃声一

响，常吾省便会本能地半侧身，右手迅向后脑上伸出，那么准确而轻巧地取下了话筒，仅仅一眨眼，便可瞧见听筒已按在常吾省的耳边，开始第一个，甚至已接第二三个“喂”了。

凭着他数十年来的经验，常吾省的听话技巧是很准确的，他从来不喊错别人，自然他更不会耽误了行方事务，看他技能，仿佛他可以瞭如睹面地由听筒中得知对方的颜色。所以，我们每逢有什么紧急公务，总是推他去接洽。就是在经理室方面，大概也因知道他这一点绝技，故而始终未曾将他调动过一次吧！

不过，自从投机市场日益猖獗，电话日渐加繁之后，常吾省有点表示厌弃他的位置了。在交易市场混乱投机买卖紧张的时候，每日九点后，那接连不断的电话铃声，简直是像旋转不已的轮子：一个才完，第二个倒又接上了，仿佛都已在电话公司挂了号似的。这辰光，柜上也是正忙碌的一刻：“某某企业公司”“某某贸易公司”“某某钱庄”“……”，无数光怪陆离的字号，支票，送银簿，蜂蝶似的，在大理石的柜台上飞舞，呼喊，再加上这绵绵不绝的铃声，那杂乱而紧张的景象，仿佛交易所就已搬到这里来一样。

这时候，常吾省常是手忙足乱，汗流满面，一边忙公，一边又得顾私，像一个拳师似的在施展他的身手。当接到是顾客打来的，他得挥汗跟人家慢条斯理的周旋，当听见是招呼同事的，他得提起嗓子喊：

“某某某电话！”起初还要高举着话筒等人家来。

到后来，讨厌起来了，他索性把听筒朝机上一搁，嘴里狠狠地咕哝着：

“又是行情，又是行情！——不知他们办公还是办私！”

但是，咕哝没有用，报行情的电话还是来，甚至，因为人家听惯他的声音，居然也知道他是常吾省先生了。于是来报行情时，索性不请他转喊别人，而直接对他说：

“喂，常先生吗？行情大好，金子……军票……丙种……甲种……乙种……”

“喂，常先生吗？早！今天股票，永安……新新……国货……内衣……世界书局……南洋烟草……华商电气……闸北……新亚……”

“哈啰，密司脱常！龙头细布……彩球细布……阳鹤……飞鱼……喇叭童……”

都是些毫无感情，像背书样的一大套，开口便背，背完便挂了，使常吾省起初两次听了，连头脑都弄不清。

“放什么屁！”他听完后狠狠地骂道。下决心只当他耳边风。

不过他究竟是一个好人，他下不了这样的狠心肠，虽然是这么一件小事，可是叫他吞下不告人家，他也许就会好似吞了个火球样的，时刻都会粘在肠子里难受。终于，待手头空了一点，得了个机会，便借故走到那两个需要行市的人的面前，断断续续地背出那些拗口而又难记的行情与新价。

“老杨，今天有人打电话给你，说龙头细布……”

还没等他报告完，别人已双眼直瞪，从椅上跳将起来了。

“什么？你说？”

常吾省一情急，他想起来了，连忙变得万分抱歉地更正：

“哦，哦，对不起，这是金子行情。龙头细布是，是……彩球……阳鹤……”

“这才对呀！”

“刚才事忙，我没有招呼您！”他更觉抱歉非凡。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……以后，就请你听一听好了，横竖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聆聆市面罢了！”人家向他拱拱手。他也连忙再三地点头，躬腰，好像已接受了人家的重托似的。

这样，常吾省竟然渐渐对那些龙头，阳鹤，新新，永安，闸北，南洋熟悉起来了。他已经不会再把那些名称与行市弄错，更不会不明白什么叫喇叭童，什么叫华电。因为他是清静欲寡的人，除开为行服务，就从没有在别地方化过思想，自从那一次，无意中受了人家“重托”以后，人家虽然是嘴上打个滚，但对于他，却仿佛是一件大事，战战兢兢地不敢再弄错，贻人笑话。他越变越有心得，甚至一星期下来，他在报告那些一长串的行情而后，还会自己表示一点意见说：

“龙头细布连涨六天，恐怕要起回风了吧？”或者是：

“南市铁门据说就要开放，那时候，华电准会出一百大关！”他这些话，人家自然不以为意，不过他确好像自以为是，当人家回答他说：

“常先生，你这是书生之见！”时，他总很有把握地答道：“好，不相信，你等着瞧！”如果他的预言不中，那他会摇摇头，叹息一声说：“投机，

偷鸡，难猜难猜。”倘若幸而言中，则他就抢上两步，挤入人家紧张讨论的圈子，拍拍对方的肩头，翘起自己的拇指，有声有色地说：

“如何！”

别人既不窘，也不过于讨厌，只觉得他是比以前活泼起来了。

事实也正是，常吾省过去是我们行里的一怪，他既不活动，又无嗜好。白天在行，夜里在床，自从进得这里来，据统计一共不过请了四五天假，其中有一天是结婚，而另一天是丧妻，自此以后，他就索性搬到宿舍里来住了。星期日除了自己洗洗衣服，刷刷鞋，惟一的嗜好，便是半斤花雕，一场甜睡。处在这都市中生活了近三十年，却仍然是还他一幅不漂土布似的耐用而清洁！

他虽不习禅，但已定静如老僧，他虽年近四十，可是仍如童子。

所以，仅就这一点活泼，但在常吾省身上发现，却已足令我们感到异常的了。

但在他自己，他好像并不承认是与他人同化。他对于那些在百忙中打来的电话，依然保持相当的厌恶心理，只要在行中公务越是忙碌的时候，便越可发现他这心境。同时，对于行内同事那样常置公事于不顾，而忙着谈行情，打电话，嘁嘁喳喳地忙着买进卖出，也是他深所疾恶的事。临到这样情况的时候，他便又一返当日痛绝电话报道行情的样子了：

“老吴！以后请你关照他们，别在这个时候来凑热闹哪！”

有一次，他甚至狠狠地说了这样不客气的话。——这在他，也许已是火冒透顶了。

不过，不一会，只要他手里有一点空，他连自己却又借小便的机会，顺道走过那一群投机者所常集的桌子，来听一点新消息。准确得宛如印刷出来的字体似的，他往往在这样的场合，纠正和供给人家新的消息与行情的数字，使那些日夜从事于研究行情数字的投机英雄，时时连打赌都输给他。

等到他东道赢了，满怀自傲与欣喜回到自己座位上时，他又冷眼瞧着那一堆仍在热烈讨论投机前途，行情趋势的人们，禁不住又吐露一点批评：

“真是没有行规，办公时间内，不办公事，让人家主顾在柜上老等，自己却在公债长，股票短，像什么样子！依我的意见，行员一概不准投机，电话非行务一概不准使用，这才可以使行务入轨，市面安定！”说的时候，双